

孫中山先生

蘇洋客

革命先進孟

父先生，侍

中山先生左右久，

於中山先生日

常公私生活多所

接觸，對筆者之

僑賢軼事資料迭

中山先生軼事若干

則惠我，俱實實可貴資料，亟錄以告

讀者。

有補正，茲乃以

則惠我，俱實實可貴資料，亟錄以告

讀者。

有補正，茲乃以

則惠我，俱實實可貴資料，亟錄以告

讀者。

(一) 民生主義非共產主義

總理於民國十三年在廣東大學，（總理手定之名，地址在廣東舊貢院，十四年改中山大學）演講三民主義時，每次孟父均侍從恭聽，並未聞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之說，及民卅五年，得晤當時任選記之黃昌穀君，曾質詢，伊回思良久，當面承允，確無如此紀錄，故斷坊間所傳之國父

全集，或單行本，均無此說。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必係於民國十四年間，為不父毀版竊改無異。又同年夏，張繼，英伯等數人，為反對總理政策，張繼等三人被罰停止黨權六個月，而張繼及鄧如，林森等凡數十人，一簽名函囑孟父代請示，孟父候總理最早愉快時叩問，稱張鄧鄧林等兄，咸懷疑先生有意於共產黨，請先生指示。總理頗不悅，反詢曰：「我每次演講，你不是有跟去聽嗎？」孟父立正不動，因總理不悅，反覺內心露微笑。總理又詢：「你因何致笑？」對曰：「先生非有意於共產黨矣。總理再曰：何解？」對：「先生如贊成共產主義，則必加良好考語，且必囑孟父加入，今反是因悟。先生非贊成也。總理亦笑，旋詳示曰：苟民主主義實行，則共產主義，盡納入民主主義內延之一部，汝好好轉告他們，再不了解，可時時問我」。因此也敢決坊間所傳者，曾甚易也。四〇五廿二

註：當時同志，均稱總理為先生。

孫中山先生

總理遺囑紀實

緊洋密



同志鄧家彥（孟頫）於民國十四年春，在日人所辦之北京順天時報，作一論文，長數萬言，凡三日校，欲求證總理之遺囑，純是汪精衛所托造，因此迄今仍有不少

人對此懷疑，是則有不克不辯明者。案總理遺囑，是民國十四年三月九日上午約九時，在北京西城鐵獅子胡同十號（顧維鈞宅）行館，總理寢室病榻前請簽名者。汪精衛起稿匆匆，尚未修正，容或有漏。查鄧君最不滿之點，爲託助，不請當時留京中委（註一）或隨從總理北上之黨政軍主任（註二）以法人資格證明，竟以總理串威私人資格副簽。又查鄧汪二人似有心病，故設此偏激之論。

（註一）當時在京之中央黨部執監委員有鄧家彥，李烈鈞，于右任，張繼，張靜江，李石曾，魯鄒，吳敬

（註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由大吏帶同總理遺囑北上者，陳天

慶齡外，關汪精衛爲文官主任，陳友仁爲英文秘書，邵元冲爲中文秘書（粵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大本營秘書長王法文），朱和中（德文），大本營會計司黃昌毅爲通記，大本營秘書處書記張乃慈爲審察譯電，大本營侍從參軍路事宜趙超，大本營上校副官鄧彥華，中校副官黃惠龍，馬湘，大本營少校副官吳雅覺，上，文官參軍兩處共十二員，衛士十七名計開：大本營衛士黃坤，（兼中廚司），梁東（兼西廚司），林耀光（兼理髮師），成鐵漢，李東英，顧衡，陳修池，曹錦添，白卓輝，陳舉，周烈鴻，葉標，李球，劉順，李榮，黃劍民，勤務兵區洪，上十七名。自派隨從者戴季陶（日文秘書，曾隨日）。自粵巡赴奉天（遼寧）者，孫科，馬超俊，陳劍如，張國權等。自粵巡赴北京者，參謀部長李烈鈞，高級參謀喻毓西。又，李朗如，梅光培，李蟠，宋子文，何香凝，陳璧君，陳國祖，曾仲鳴等。自派巡駐北京者，孔祥熙，宋霽齡，宋美齡，唐繼等。另建國豫軍總司令樊鍾秀派一高級參謀某君。每日必到行館者，段執政招待長許世英，財政部次長朱啟鈐，次長鄭汝年，同高者新

傳賢

中山先生

總理公私分明

黎澤客



民十二年秋，建國豫軍總司令樊鍾秀自前方返陀城，總理宴於大本營（河南二樓西邊，並邀豫軍總司令許崇智，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滇軍總司令劉震寰，及駐

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劉震寰，及駐附城之軍長范石生，蔣光亮等共九員，用太平館西菜，長桌子，自南而北，各總司令軍長，分東西對坐。總理居主席面南，孟父忝列侍從，朝北而坐，席次，因菜不接續，總理忽退，由南便門出，轉而之西，孟父未知總理為何退席，即向後自北便門出，適走廊輕步趨前，總理不知孟父已站在其後也。總理先脫去外衣，次脫西裝背心，復穿回面衣，摺好所脫下之背心，置於騎樓欄杆上，向後急速回席。忽見孟父曰：「你來了嗎？」孟父致敬

畢，欲取其背心。總理曰：「這不應該，請你代我回阿洪（區洪，小勤務兵也）來拈罷。」孟父對：「如此往還，時間太不經濟。」總理即給孟父握手，並曰：「對不起，那末，請你代勞罷！」及到總理住室，宋夫人亦曰：「怎麼這些事，也勞你駕，十分對不起。」總理及宋夫人，是不約而同，蓋總理認定孟父為公務員，不應服私役，故日常除下達命令外，信件亦絕不會命孟父投寄者，公私分明者一。又，十三年冬，北京同鄉，特製一座銀質紀念品，獻呈首任大總統孫公，同鄉代表，則隔日到詢，何時送來。時總理病癒，已見垂危，不便言明，只婉却之，及總理自協和醫院遷回行館（西城，鐵獅子胡同十號，頤宅），似不能再却，孟父與汪精衛商，應如何應付。汪曰：同往謁示罷。人總理寢室，良久，總理張目，見孟父等恭站榻前，汪報告曰：同鄉送件紀念物來，即呈先生，可否令哲生代表。先生接受之。總理曰：「家屬不應代表法人，還是你們兩個代表我更好。」是總理昇天前三數日事也。臨終公私仍不苟者二。

（孟父）

中山先生(四)

總理之稱頌下情 緊洋客

民國十二年夏

廣州商團將有異動之

際。某日午，市府民產保證處處長李同志北(紀堂)親見，其立刻停止業務，畢

忽囑孟父曰：「令

永豐、隆長歐陽琳(昇火)。孟父請示：

「大元帥將何之？」總理大小悅曰：「我

要去街，你問什麼？」孟父對：「大元

帥外出，參軍應知之者。」總理答：「去

黃埔。」孟父再請示：是否必要永豐。

總理反問：「何故？」孟父對：「商團製

造種種謠言，外傳北洋艦隊，時要逃走，

永豐是該艦隊之一，向不昇火，若一旦昇

火，誠恐外間謠言更盛，且永豐昇火，頗

費時間，及達後，如遇退潮，不能靠岸，

參軍以爲改乘別艦較便。總理即露微笑，曰：「你思慮倒不錯，好，照辦罷。」總理一向如此，如他人具理由充份者，無不俯順焉。

關州爲首都

民九年冬

總理欲與老友陳雲石

小曰，後更少曰：及尤列(少執)常談，特

款於陀城觀音川農學祠堂，陳公因住本城

，不時可到，獨尤公居焉。某晨，孟父因公

上山，經學海堂，入訪尤公，尤公曰稍候，

我亦欲晤逸仙。送之往。總理居室旁之書

房，旋總理到，孟父擬退，尤公曰：「何趙

，我沒有秘密，可不必走。」尤公見總理

桌上敷一全張大地圖，已用紅藍鉛筆經始

公路鐵路者。尤公有地圖，順問。總理曰

：吾所以何處建都爲宜？總理即答：「

關州最當。」尤公無語，便他談。翌日，

又因公，順訪尤公，尤公曰：「昨逸仙謂關

州爲首都，我甚懷疑，故不再問。及返寓

後細思之，並查地圖及誌，方知關州環境

甚適，乃吾國之圓心，可顧及新疆青海一

帶，對蒙古西藏皆不偏也。

孟父

高賢
駁事

中山先生(六)

鮑洋客

建國大綱原有府制一條



總理草就建國大綱初稿，飭孟父送胡（漢民）秘書長，簽陳意見，胡公細閱多日，未敢改原稿隻字，一日親行面奉，指原稿中府制之條，報稱：多餘，多餘，

此稿清架床疊被，無須乎。總理曰：一清集宋元明政制大成，頗具理由，非點綴可比。一胡公仍堅稱：可不必。總理沈思良久，便刪去此條，自行修正，令庶務科長陸運顯（烈士諸弟也）製版焉。

總理簽署任命狀之認真

總理自民三四年間，辦理中華革命黨

，所有海內外支分部長及評議之委狀，迄後大元帥府，軍政府，總統府，而至大本營時，凡隨任以上，或臨時主管之任命狀，均親行簽名，然必蓋印分發，秘書長王（玉泉）因此曾問曰：先生太忙，何不刻一木質或膠質章，交掌印代蓋，可省不少時間。總理曰：一銀紙亦每張簽名的，應省固可省，惟此不能。

總理曾諫洪門 四〇、五、廿七

天運癸卯（一九〇三）總理蒞檀島，

眉公因總理倡導革命，不可不與滿奴死對之洪門，密切聯絡，與楊文納先生促勸，遂加入洪門（見眉公史畧）。又總理演說，遇有洪先帝事，必稱洪先生。又，洪門兄弟勸見，多行黨證。總理均以手勢表示身份答之者。又，民五六年間，總理居滬，同志黃金榮（當時黃君任淞法租界探長）每晨多到府候訊，對孟父等稱：總理為大龍頭，均可為證也。（孟父）

中山先生(六)

總理不學內賢

警洋密



甲 民十年夏，
陀城拆城將軍，廖軍
總司令，廣東省長，
兼 軍部內政部長，
炯明，及廣東省會警
察廳長，兼廣州市政
公所會辦魏邦平親見
，欲請委科接任廣
州市政公所總辦。
陳君曰：「人人皆知哲生是我的兒子，怎
可由我委之」。陳魏等知總理必不肯委，
而欲求達目的，魏君即接稱：「此係省底下
之缺，不過上來先行報告耳。總理曰：「
那末，你們應仔細地考慮，當由省長負責
也」。

乙 民十年秋，總理在總統任內，某
日下午八時後，有一狂漢，闖入總統府，
高聲要殺某士，高聲大叫：「某士要之走」。

狂漢不理，大叫如故。某父令值日副官
往查，狂漢則稱：「孫大總統是其母舅，不
受勸止，值日副官不之信，欲扣留之。孟
父令帶來，果係 總理甥子「程寬」也。
程以酒發酸此狂態，但見孟父後，似有多
少醒來，孟父約彼即有奉，映晨歸再來，
今日夜矣。送之出，翌晨，程君果來，帶
之親見，坐後，程君請 總理給予工作。
總理即問：「汝能什麼？」程對：「學會
軍西裝。總理曰：「汝何不就造西裝，
此間無過於汝的工作」。一如在常人，大
可安插於出納或庶務等科。程君對：「無本
錢，請舅父相助。總理曰：「汝應自行
打算，大丈夫，非到無可轉灣時，不應求
人助」。數日後，程君又來，據稱院藥最
少要兩萬元外，現籌得萬餘元，尚欠五千
元之譜。其言當時三數千元足以頂鋪開
業。總理無奈，即囑孟父曰：「你找找
海雲，（總統府會計司長李海雲）設法
，可暫借他三千元吧，若虧本，不必再來
問我也」。程君謝後，在變門底（現永
漢路）開設程寬洋服店焉。（孟父）

中山先生（八）

孫羊客

總理不繼內賢



丙，民十二年春某日，總理之第二女公子段姑娘，偕夫婿鄭恩至君督大本營，段姑牙自人見，數君在外等候，旋即君人。段姑請總理曰：「爸爸，給他工作吧。」總理問君：「汝學為什？」段姑代答：「他是美國教育博士。」總理曰：「很好，教育是終身事業，苟得英才而教育，是一件最痛快不過的事，不過教育，則應任教育，此是行政機關，不甚宜，還是教好。」

丁，民十二，宋子文自美國畢業歸，夫人宋慶齡托廣東財政廳長鄧洪年予以工作，總理既不知也。

貢院前老婦攔輿遞狀

十三年初度某日總理赴廣東不歸

前貢院（演講三民主義，和抵粵，遠見一老婦，跪道中，孟父即以手勢命衛士車先行察看。）總理定衛士車隨後，孟父坐總理之車首，命車立停（距該婦約二百米外）總理問：「為何停車？」對：前面有婦人，正跪道中。總理命孟父下車，問其究竟。總理則先乘車入廣太。初孟父以為是楚狂之流，細察之，該婦手持一稟，自稱廣東堤天香班編劇，揚州人士，姓刁，去其兩女，又在警局告其虐待，故特待罪，偵旁遞稟云。時途人驟聚，孟父遂帶人入廣太號房，詳詢仔細，紀其供述，及將原稟回大本營後遞呈，總理批：「交趙參軍查明辦理具報一十字。」細思被告如係同寅，應先查明有無其事，又到警局翻卷抄錄，知係不實不報者，將所稟，並加按語，詳錄一切，請胡漢民一秘對長處置。胡公曰：先生批交你辦，你叫我同你造事後呀。答：豈敢，不是如此，請胡先生看說明白。數日後，總理問該婦：「孟父前情報告，總理曰：『也好。』」

偉賢 中山先生

蘇洋醫

總理紀念週之源起



民國十四年春，建國軍總司令許崇智、軍次潮汕，駐紮總理醫院，如喪考妣，即升軍中設靈通祭，藉表哀思，隨報告為悼念總理，明正直，偉大崇高，令使每星期一開會，定為總理紀念週，自此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學校部隊，均沿襲迄今。

總理之產別陳璧君

汪精衛於民六在北京，曾發出類似全陸性之通電，附和北京政府對德不宜而戰，及總理知之，即電汪返滬，顯示後，其解居，法租界環龍路，滬陽里，五號樓上，樓下有莊鏡同志朱伯元等三人，此屋乃黨部所買者，一使之深自悔悟，日常

除讀報外，不准發表文章，同志亦不宜多所接觸，如是者數月，汪君都飽睡過，迨汪返滬，總理囑之曰：「璧君是汝妻，我本不欲有所批評，惟汝服務黨國，忍為所累，因此不得不忠告汝，須知汝妻有如小正卯，汝以爲他可助汝，我則恐他敗汝他事無大小，必自出主張，汝若不判別清楚，時刻加以警惕，最之前途必被其犧牲，汝應誌之。」自此璧君心恨總理，而不能發諸言，以後則永不敢見總理矣。

汪精衛譯述 總理臨終前教

人以和平奮鬥救中國之來由

民十四年春，總理自協和醫院還回行館後，同志來見時，常訓示「吾人之所以要革命，亦無永遠不停鬥爭而和平者，況天賦吾民族性是和平古先聖賢教民以和爲貴，故遇以和平爲本，吾國之弱，是不振奮，公私一切都因循苟且所致，應革即革，先要革清潔自己身心，以示範於人，救國即所以救己，救己則先救國，連環性也，一惟不知何故，總理對何香凝氏獨脫多次。（孟父）

中山先生(十)

緊洋客

十三 總理赴平紀實



十三年多，十一月十三日，午後一時，自廣州大本營（在河南士敏土廠）乘永豐輪出發，（隨從人員，參照總理遺囑紀實所附之表）全城文武官員，及外賓到

四、五、出
臨相送外，有民衆代表，學生代表，約百餘人，又民衆學生，列隊恭站於兩岸者，數以萬計。聯義社，海員工會，機器工會等社團，更僱用小輪船十餘艘，繞艦相送，沿途大放鞭炮，將抵車歪炮台附近，時值潮退，爲沙所淺擱。總理登指揮塔，詳示航道，得趨坦途，艦長（歐陽琳）以次，無不五體投地。五時後，離抵實埔密旋。總理未登陸，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蔣中正率教育長王柏齡，及上校主任何應欽，登艦觀見，夜半潮漲，再鼓輪赴港，十

四日午前九時抵達，港政府派警察司及海軍官員，衣制服佩章，代表到艦歡迎，并詢問升陸炮事。總理命孟父轉達謝意：「太客氣，我即轉輪，無意登陸，請不必升炮，謝謝！」隨即轉登日郵船「春洋丸」而駐穗日總領事佐木，及駐港日領日僑，又同志山田純三郎，（山田良政之弟）港各界代表等，二百餘人先在春洋丸歡候，（旅港同志及社團，分僱小輪多艘，於拂曉先赴港口歡迎，隨艦燃放鞭炮）正午十二時啓輪，（該輪原定午前九時啓行，因候總理，故延時，又開行及抵埗時，均於船首，高懸青天白日吾國旗）航行四十餘小時，至十六日午前十一時抵滬，到碼頭歡迎者，除同志外，有外賓，民衆，學生等數萬人，各租界警察加崗保衛，途爲之塞，車行不得，沿途店戶，均升旗燃放炮，其熱烈情況，得未曾有。駐滬凡六天，因河北兵變後，仍未通車，輪船亦少，故大部分隨員，先後由輪赴津。總理則於二十一日午前乘日郵船「上海丸」轉神戶，隨後赴日者，有夫人宋慶齡及李烈鈞，嚴家駒，黃昌穀，黃惠龍，周湘等。

中山先生

(+1)

醫學博士

民十三總理赴平紀實



滬留神戶六天，日人自山滿及人發殺代及。又吾國留日陸軍士官生轉學生，各大學代表六十餘人，遠道來迎。由山滿領商果同寓旅館，與總理會商數次。

二十五日，總理在某中學演說，謂洲民族，願共同攜手，應四小時中，方畢其詞，（黃昌毅紀錄）。該校大堂內，因容千人，時餘衆逾三倍。前列坐地，後列站立。我總及十二月一日，自神戶乘一北平丸一廿四日，四日午後一時抵津。歡迎民衆，倍於內地。段執政代表段世英、徐樹錚、張作霖代表張學良，皆當地軍民首長及外賓，市日租界當局除到碼頭歡迎外，另有警察局長協助偵防嚴密。嚴密肩隊，槍騎之警。

將三時，方抵日租界旭街張園行館。張勳之別墅。段執政預爲招待者。總理稍休息，於四小時後，往訪張勳。正擬首途。爲記者團阻。時，陰欲雪。微微雨。總理站於汽車前拍一照。即衣長衫。右手持手杖，左手捧毡帽之相，萬不如此相。卽爲最後之相也。總理與張氏談約五十分。同行館後，至內半，總理覺頭重，耳熱，胃中痛，卽延德醫一克體。大夫診治，未見效。至聖體節，接賀片及電函多。總理頗喜。隨分贈人。員各銀元三百，作多衣裝備之需。及日。且早起床。與諸同志談笑。迨二十日。夏歷十月廿二。專車曾都。克體大夫。許世英。徐。即。張學良。亦隨。抵站歡迎者。段執政代表。內務部總長。及各總次長等文武官員百數十人。警署總監朱琛。以次動員。外賓有俄大使。加拉罕。一。當時。俄國先舉升人使。率其文武館員十餘。各國公使代表數十人。均制服佩章。民衆學生。萬人。其至板沿樹下及屋頂者。隨口皆是。實爲北京有史以來空前之歡迎也。

中山先生

民十三 總理赴平紀實

(十二) 驚洋客



車抵門站時，雨雲密布，歡迎者歡呼。若巨雷先駐節於前門外北京飯店，一此店，外商所經營，段執政曾在此樓坐座為招待。昨日孟父與衛商決，只要四〇六二五樓小部，餘無退問。共十有七。總理抵京後，因故，故民政各機關派精衛軍事各機關派孟父代表報聘。總理在都，口常除口證大夫診視外，更延中外醫師多人診視。衆醫和商，得總理同意，於二月六日午前，入協和醫院，第一日施手術。八約八九日，口由復原。又於二十四日午前進行館，西城鐵獅子胡同十

號。當時有國內名醫及日本歐美醫師，以私人或學曾名義，針對病狀，獻獻方者，不知凡幾。而美國之煤油大王賈安先，生因是贈獎五百萬金元，為發明治「癆」(ZINC)特效藥。又京城名醫陸仲安大夫，每日必到行館診視。二月二十四日午前，暑暑晴。十二日寅時，是日整天陰暗，氣候在水壑下動度，則離塵世而歸天國矣。嗚呼！

總理用藥，天尚未曉，諸同志以遞了大變，哭不成聲。宋夫，何香凝，汪精衛三位，哭聲獨高。同志周貞，當時悲憤，總理垂簾，當時悲憤劇病，痛，聞耗，扶痛奔奔，而陳學君氏，亦于此時，帶其隨從陳繼祖，曾仲鳴等，微露笑容，初，出現於行館。今年伊始，尾隨北來。到行館，小屬第一才耳。

總理飭終典禮，關於行館佈置，商由許世英君等領政府派來招待人員負責辦理，汗精衛提議，先為尊重，總理家屬意見，哲生君以哀痛逾恒，無從作伴。

中山先生

民十三 總理赴平紀實

(十二)

緊洋客

何香凝氏忽自宋夫人房出，轉達宋夫人意旨，稱曰：要行耶教儀式。吾生君臨自。據又稱：先生生前說過，如遺體能

三月十四日，總理遺體運返協和醫院滅種及防腐。檢出之肝，胆，胃，而胆囊內，更積有三顆多角形，白灰色之結晶物，大者如銀杏，分別盛入大小數向協和醫院取回附葬矣。

理作是說，咸稱竊私語，因驟然後檢，方可久留，所謂製，更須剖腹，取出心臟腸胃，有所不忍也。因總理身份屬於黨更屬於國，非徒屬於一家，家屬意見，固當尊重，惟衆議亦不應忽，惟哲生君仍默而不言，其衷一是。何香凝因執肅宋夫人語，一如總理遺囑云：「至此，衆務不再發言，僅另推定隨從總理北來之武官五員。」

總理大殮時，衣甲櫛大禮服，禮帽，皮鞋，用覆形輕便黃色西式棺木，殮畢，由教會執事十餘人，衣黑色長衫，捧長白蠟燭前導，同志張繼等十餘人，恭昇至協和醫院之禮拜堂聖堂中，牧師領衆唱詩，讀經，禱告，瞻仰遺容，後仍由牧師執事八等，導出聖堂。

旋奉移至前門中央公園，先由執政府委員孔祥熙等預佈置一切，舉行公祭，各國節使，均親臨致祭。

中山先生

總理赴平紀實

（十四） 黎洋密



段執政初擬親臨，族稱是疾，孰足

後不能穿皮鞋云！

派員心甚為標代表。

民衆到祭者，日必逾

萬。又各國政府，外

賓，國內各級政府，

華僑，社團，同志，

群團父老耄耋，致送，

英領秀則特製大紫花領

可四五尺，當中大書：「國父」二字其唱

聲極響，均稱國父，是公開稱 總理爲國

父者，莫氏是爲一人也。旅逆視期明亦有

花園及園，同寅以其國文不識，

公祭日天氣晴和又由中央公園率移至西山碧雲寺，（西直門外，三十六華里，）行列，縱長十餘里，俄大使加拉罕，亦隨

衆步行至碧雲寺，（全長約七十餘里，）所循路徑兩旁人山人海，異常肅穆，寺內後

山石塔地甚高峻，須要另架木橋，用天車大槓，由寺衛同志十數人挽登而上，安於

正中之白石塔，塔內外之堅固兩層鐵門計，同志等以此作法，極度不滿。

同日指定黃崑兩副官，及隨來衛士，組成護衛處，輪流負責護衛。

總理遺體保存，應區以防腐藥油，同志等以其官之成理，故又在京中另擇一具

色黑如漆，扣之作金石聲之楠木關櫬古式巨棺，內可容藥油盈尺，且因天候而更換

之。

俄大使加拉罕聞 總理噩耗，即自行

拍電返俄，由莫斯科急行專車，八日抵

十位次，一週葬一滿神銀花底有四小孔之且

中山先生

民國十三年 總理赴平紀實

(十五) 黎洋寄



十五年，張宗昌
叛軍抵京，欲弑總理
遺體，護送處衛士李
榮等，恐遭變故，又
急換便服，率移往
附近庄房，叛軍離京
後數日，再行迎回補
木棺內。

十七年，孟父亦奉命督都迎，此時
總理遺體，即又更換乙種禮服，(藍袍
，黑袴，白襪袖，小帽，綴鞋)美製古銅
，銅質巨型方棺，大面飾有青天白日國
徽，內有五尺餘長厚玻璃內蓋者。

迎棺閣下後，將原用之甲種大禮服上
身入楠木棺，仍安於石塔內，鐵門外，
懸一碑，作衣冠塚焉。

總理感召力之偉大

甲，天國乙巳(一九〇五)冬，總理
到英屬馬來亞，某日與同志多人，討論革
命事業，忽有一「區剛」(號慎剛，番禺人
，英屬羅羅倫領)率領兩人闖進，有聲奪
氣，同志欲縛之，總理止之曰：「可問

其來意」。區直認，欲求決鬥。總理隨區
坐，與之談，由國勢而國勢，非革命，無
以拯危亡，談三小時，方畢其詞，區便放
下兇器(鐵尺)，先鞠躬，至總理前，
求握手，大聲叫其廣東三字經，隨曰：「
昇梁啓超等保皇黨，搥案透了，我今始知
革命宗旨是如何，請 孫先生海量原我。
」並囑黨羽兩人，皈依總理，結果歡呼
而散。以後亦時到領教，成爲鐵心同志焉
(上係一九一三，孟父與同志陳耿夫林煥
庭兩君經星架坡，在同仁俱樂部歡敘時，
區君自述者)。

乙，民十年，大別山脈，白狼巨頭樊
鍾秀(河南人，號醒民)，慕總理名
，自豫間關率領其所部到粵，時總理因
改道北伐，駐節於韶，(韶關站，車務處
)樊君一見總理，即雙膝跪下，(中
華民國已廢除跪拜禮)群知其來意，總
理挽之起者再，及總理委其爲粵國豫軍
總司令來粵委時，亦行跪拜禮，自後總
理有所命，赴湯蹈火所不辭，軍餉或不能
如期發發，亦無怨言，是當時討賊軍中，
除許崇智外，最聽調動者。迨後總理在
京病，即派高級參謀一員駐京，每日詳查
總理病況，此則爲各軍所無者也。

中山先生

總理赴平紀實

四〇六六(十六)

緊洋客



丙，滿清之翰林
參加革命者，譚延闓
是第三人，然正式宣
誓，則於民六，與湘
同志介紹，晉謁總
理之後，較詳程潛於
一九〇六年留日時
同盟會，則遲十餘年
，惟譚於民初督湘時，程則在其部下任師
長，曾演譚一舉，故結下不解之仇，即
於總理面前相對，亦曾默不交語。總
理固知，欲有以調處之。某日，特約其兩
人到寓便飯，總理聲明：「無別客，惟
汝兩位，有湖南省事相商。」譚似已了
總理意旨，於約定之時，早三十分已先
到，坐樓下客室，作看書報狀，囑孟父曰：
「不要報告先生。俟見頭面，一齊才見先

生吧。」總理所約八時，尚欠十餘分，而
程則到門外按鈴，餘响，譚已知爲程。整
其衣襟，一譚程均衣長衫馬褂一趨至門首
揖帽處，程甫入，譚呼梓爾聲，程一面
應，一方面除帽，而譚則深深向程三揖，
拱手曰：「頭面，以前我是對不起你，隨你
原諒。從前的事，都成過去，今後同侍
總理，你就是我的前輩，應指導我驅策我
才好。程忸怩呆立，不知如何措手，也不
會作答。譚旋即攙其手入客室并坐。
總理自樓上而下，手持時錶，且看目下
，孟父近之，總理問：「一切準備好
了嗎？他們來了沒有？」將近客室，遙見
彼倆相談，反身問孟父「何以不報告」。
答：譚先生說俟他和程先生談後，始一齊
見先生云。總理入客室，分別握手，
起茶後不久，便入席。總理曰：「我胃
不大好，想我不能喝酒，以開水代，你兩
位喜歡什麼酒，別客氣，隨便好了。」譚
即於桌中，右手拿預備之「拔蘭地」，左
手欲取程之杯，程雙手接之。「孟父」

不學無術。先生曰：「一學才具。先學發取格之材。看雙手接之。」（孟父）

健賢軼事
中山先生

民十三
總理赴平紀實

(十七)

賢洋客

四〇.六.七

和醫院施手術後，方證明是癌。總理曾以

英語問克禮曰：「到底是何症，能否見告？」

● 一克體萬分謙婉，不敢冒明。● 一因無特

效驗，總理亦是醫生也。○總理又曰

「我是不獸生。尤不厭死，是上帝所安

排，畏懼也免不了的，貪生怕死，是個惡

抽春。二、第二日，克禮與索密商定，曾先

何客氣乃爾。我不盡怕。我是安心言爾。

你名氣大，我不會怕，我是安心信教，你必指因我於丙午年一克盡孝，請上帝

二變。易我習藝。必盡我所能。與爲所欲爲。

勞，上帝必祐你，必賜你平安的。

日：「我」向安心，真二分謝謝你。」

宗教與政體之關係

宗教與政黨之應分

民十四年三月三日 上午，總理忽命

人睛何香凝來，不久，何氏便至，輕步趨

總理病榻前，總理曰：「袁世凱八日

語）老婦人也，同志均以此呼何氏，

理亦然)，妳要告訴仲凱，（時仲凱在粵

一宗教與政黨是兩樣，不應混而爲一。基

會是不能堅強的。一因仲勤自民六年在滬

民無日升，善說大政，果取勝，以發不勝望。

五
魚
豕
者
會
也
知
道
此
計
畢
既

養神，何氏答道：「運命。」（孟父）

香港故事

總理舉不，因先
問敬，又借敬釋，并
堅言曰：頗蛋，站在
黨立場，你是我的前
輩，流出一脉，今後
要不吝教我，隨我前
進，等或趕上前來，
阻着先生走。總

●譚程互飲者再，再

建適當之度，總理亦

討論問題，要談即談

與車而去。德埋入，

却「不起」。

卷三

學生

四月，總理抵津之

即延京體大夫

以不。打。一。克。星。

爲，只稱肝與胆有毛

一些重要問題，入協